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明文海卷四十九

餘姚黃宗羲編

奏疏三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直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

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不可以為人古今以來未之有易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者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

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宗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

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
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
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
循當代之故事以茍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
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
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
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黻起復為
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

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宗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方盛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

甚强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

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

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寂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

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

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詭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見俞允懽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

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
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
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
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
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
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
豫為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
亦所以豫為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

有例大臣復何辭令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狹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

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禄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

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内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内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効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醜顔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

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獨有未至歟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

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

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

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
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藴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而
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
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
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
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
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

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甞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

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强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旣毋子嗣俱絶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倡禍福輪廻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

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外之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叫化不便為詞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

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而排之令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而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

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寔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妨其於進講儒臣亦

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令後凡遇慶賀日期不許仍前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論聖政疏 劉健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為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

遲晩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内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

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為常仰惟皇上

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等所不敢知但恐

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

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

於政其用有節而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

虛無益蠹政病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

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

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則親賢之禮疏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為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為寛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葢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有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葢謂邪之不能干正也而況為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

啓聖聰奮行乾健以萬幾為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為蠹政而不勞聖慮務使紀綱大振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寔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

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歴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皷扇怪誕相

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

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公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寔本一人

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子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

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
葢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
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觀之
三清三境天尊寔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
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北廷覆亡宗社千載可為
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
之莫之有廢是以邇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
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

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衆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葢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宫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

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内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

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歳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宫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隂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歳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橦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橦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

劒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為立廟唐𤣥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橦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禄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宫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臣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

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橦無干令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熈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册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

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輙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蠻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

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

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盖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寔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益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

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
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
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黄帝以來封禪七十二君唐
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
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
則遣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寔自元延
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宫奉祀東嶽天齊仁
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内歲時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葢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為真元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元武七宿虚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元武為真君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

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虚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寳劒入武當山修鍊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元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説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制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内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

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工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

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虚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絫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受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

曰宫加顯靈二字逓年四季更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説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

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宫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制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効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宫正統初年重新宫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髙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静上帝逓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龍朝服近又加

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

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葢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静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髙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静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嵗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

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温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益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黄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

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為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謹具覆奏伏候聖裁

明文海卷四十九

明文海卷五十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四

郊祀對　潘潢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凡以贊其長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觀會通之嘉以行典禮臣實承詔敢不奉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以乾為天為君為父以

坤為地為母為妻為臣而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帝於郊因地事地祭社於國燔柴泰壇崇效天也瘞埋於泰折異樂殊日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蓋慎之也以此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分郊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於上也不亦二乎臣愚竊謂禮

有貴多亦有尚寡文質無常惟稱之適圜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宜非所施是故埽地之典義不可曠奕奕郊廟列聖作之踐位行禮於今百祀神靈之所依祖宗精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讖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人勿剪勿拜之意有其舉之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於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

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天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於北郊其言本孝經緯於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毋莫大於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於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内分土諸侯獨

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
於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
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丘折曰泰
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
降乎社之謂殺地社之為大示昭昭矣自鄭玄諸儒牽
附讖緯誤分泰折為祭崑崙方丘為祭神州於是大社
自為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
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師甸用牲於社

大祝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於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於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莅戮於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内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為地别體而雜求諸泰折方丘卒啟後來紛紛之議

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慼可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兵饉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匱於食雖弛力緩征猶懼弗贍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變至道卒難為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為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於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亡

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時熙後動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跡古理須改圖不勝欲速之心取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人心殆非所以興聽於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臣前之說明禮當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冀巳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

可行周官之法度惟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計慮毋固求禮以幸天下

郊祀疏 潘潢

臣聞生人之道禮為大禮祭為大祭大郊為大大郊也者原本反始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歷聖所以祇答神休萃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卹一歳不郊臣愚以為此非聖明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陛下

試乗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蓋君雖尊不尊於天國喪雖重不重於郊祀故聞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諒陰冡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紼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紼而攝祭者後世懼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於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若能行古諒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冡相或如周禮大宗伯

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時或問程頤郊祀當否頤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獨於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禮見豈不能因人通定省之問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覩大明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

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為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也此譏郊遲為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九月為特甚也譏其前此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為旱為雩雖過時猶且許之茍魯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於已也若曰過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予其不郊乎左氏曰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一郊而已然則倘或三年之內設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罔事於天地祇而後可耶且祖宗之時前用分郊後合郊前建圜丘方丘後用大

祀殿前配仁祖後配太祖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皇太子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為失令之時而能從古之道縱有過時之嫌猶免亡本之誚況前日之過未為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於變通之宜不遠之復蓋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今或以為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黷祀也宜侍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也乃昭告於皇天后土不當

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不知一歲不郊即不成歲古者啟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為黷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陛下所宜朝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此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惟曰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肯任其責耶昔魯與齊戰莊公謀於曹劌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今國家之於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

三竟不得郊鬼神非人實親惟誠是依不信者三神誰與我若又復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外藩君長聞之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於四遠况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日雨暘失職諸穀爛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不起敬起孝為民求福乃猶紆徐怠緩固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為今陛下繼統先帝嗣歷服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以為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祀宜畧倣古圜丘報本

之制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陛下處今日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斷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聞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悔

諫迎佛疏 王守仁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藩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猶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

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二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

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濟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

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藩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説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

佛者外藩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外藩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令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嚚

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令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

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若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

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咀呪變幻眩怪揑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

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思耳陛下誠於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則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藩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

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乆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説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虚謬

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忌諱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甚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説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議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

渫重禍延先臣方𦀰然瘠疚僅未殞絶聞命悖懐魂魄散亂已而伏枕沉思臣以微勞冐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優恩獨加於臣餘皆未嘗採録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恊力

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告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已日遠而意已日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忍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情有所激於中也切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剥牀觸目皆有賊兵隨在皆有賊黨當此之時

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可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將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厲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

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以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下之人犯死難以赴義則上之人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爵獨崇而此同事之人者乃或賞或否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

而因使退聞或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而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非也夫披堅執鋭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令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敺牛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

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大遠於人情乎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二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疾之口而未必皆真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無

已甚乎夫考素行别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士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何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

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刀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施之今人方有可録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未然不可見者賞已行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

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謷惡徒以阻忠節之意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也非有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夫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皆自以為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

廷之上果以獨賞其功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疾惟自搜羅以為罪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今陛下龍飛赫然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而覆盆之下尚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欝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

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愚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猝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矜功伐善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兵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之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

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禄延世之榮厲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義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也則此爵禄恩賞亦有國之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是為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内失其初心亦何顔面以視其人乎臣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敢茍得耳伏願陛下鑒

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獨厚果以臣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諸部亦有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惻祈禱之至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王守仁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

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方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

之則嫌於從蠻方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蠻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蠻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蠻民服何苦而必設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蠻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

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
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聖諭公同
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
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
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
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方之性譬猶蛟龍
虎豹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束
龍虎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

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犢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犢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决

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蠻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歴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目長卒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

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説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説亦足以揺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縁繫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旨

謝存問獻講學親政疏　王鏊

奏為謝恩事伏蒙聖恩特降敕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
并示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
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璽書誨諭諄悉憫臣以直
道難容嘉臣以勞勩自效臣之寸衷特荷九重之知雖
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陳謝而衰病侵
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本樗材遭際聖明
亦嘗承之內閣預聞國論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
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於

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之望矣恭遇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葢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曰講學二曰親政陛下踐祚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閒廣廈

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古帝王為政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萬幾之暇惟是觀書觀書之暇靜以養心則自内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為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絶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於前總攬乾綱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疏遠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宣王

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講學則聖心日明親政則聖政日修君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畎畆義不忘君故敢輒效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陛下少留一夜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塡溝壑無復恨矣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恩激切屏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二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

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學有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焉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潤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

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
高宗周成王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
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
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
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
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
輩日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御製睿

翰如流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宫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内閣文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

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期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葢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逺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逺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

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内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内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内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

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竒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

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禄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刬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顔色而道之如此人人

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明文海卷五十